



厦门人,你还记得心中的“老体育场”吗?

厦门市人民体育场位于厦禾路和幸福路交叉口,1956年11月10日动工兴建,是“岛内最老体育场”。经历了67年的风雨沧桑,这座岛内的“最老体育场”又迎来新一波蜕变。

今天,一起来追寻它美好的印记吧。

人民体育场的童年回忆

“以前厦门老城区的校园狭小,大部分学校都没有自己的运动操场。所以包括市运动会、中小学生运动会、各个学校的运动会等都在这里举行,非常热闹。”市民张先生回忆到。

市民陈女士说:“曾经的体育场道路还没有整修,一有人跑就尘土漫天,足球场内也是杂草丛生。虽然条件不好,但回想起来仍是满满难忘的回忆。”

厦门市人民体育场刚建成时四周没有围墙,只是种上树,简单圈出一块平地。1964年,体育场扩建,有了像样的大门和可以容纳六七千人的看台。1985年,体育场的中央有了草坪,周边铺上了标准的400米煤渣跑道。它见证了厦门体育的发展,陪伴了几代厦门人的成长,承载了无数老厦门人的回忆和快乐。

人民体育场的“高光时刻”

上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,人民体育场是厦门各项体育比赛、大型集会的主要场所。1964年4月底,体育场承办了当时的全国足球乙级联赛。1987年,体育场迎来了历史上最高规格的比赛——

国际女足邀请赛。当时人气最旺的运动项目就是足球,每到比赛日,体育场几乎都爆满。厦门市人民体育场曾经是冠军的摇篮,见证了厦门体育史上的辉煌,这段时期堪称体育场的“高光时刻”。

人民体育场的银幕初秀

2000年以后,厦门市人民体育场设施陈旧,几近荒废,成为摄影家、导演最喜爱的场所。著名导演宁浩的电影作品《疯狂的赛车》有一片段即在此取景。片段中黄渤饰演的自行车手耿浩因0.01秒之差而与金牌擦肩而

过。在痛失金牌后,他又被终生禁赛。他与他的师父在雨天泥泞的场地里争执、打斗。这破败不堪的场地以及雨天的泥泞凸显了耿浩的无助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也成为人民体育场的银幕初秀。



厦门市人民体育场旧貌



倪志钦破亚洲跳高纪录



郭跃华奋勇夺冠



跳高名将郑达真



荧幕初秀



孩子们在体育场度过欢乐时光



厦门晚报记者刘东华摄

人民体育场的全新蜕变

2013年10月,人民体育场启动第一轮翻新建设,成为思明区“为民办实事项目”之一。据统计,从2013年改造至今,累计入场市民近800万人次。经历近10年的高强度使用和岁月侵蚀,如今的体育场早已“伤痕累累”,存在一定安全隐患。

今年,厦门市思明区文旅局对人民体育场正式启动新

一轮升级改造,不仅对跑道和足球场进行全面翻新改造,还重新疏通排水沟,并创新性建设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驿站,打造集志愿服务、办公、会议和运动培训等为一体的公益运动培训空间,为市民提供更科学、健康的运动指导和服务,进一步推动厦门全民健身的普及和发展。

(仇慧亮 来源:思明文旅)



探访鲤安信局旧址:侨批局里的华侨记忆

在著名侨乡泉州的后坑社区,有一座侨批局旧址隐设在众多即将拆迁改造的房屋中,用一块块碑刻与壁画,静静地诉说着华侨故事。

“这是鲤安信局旧址,也是旅菲华侨谢瑞生的故居。”据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侨批专家刘伯擎介绍。鲤安信局是20世纪闽南地区知名的侨批局之一,其连接着菲律宾与泉州的华侨,且在厦门、泉州、上海都设有办公地点。

谢瑞生的孙子谢应望带我们走进鲤安信局旧址,在这座斑驳破落的闽南民居中感受华侨记忆。

“20世纪30年代初,我爷爷与伯公谢芳蚶、叔公谢芳继三人,相继前往菲律宾谋生,创办了菲律宾鲤安信局。”谢应望说,经过一段时间打拼,谢瑞生回乡建房,三兄弟与马尼拉聚华信局的王天佑合创“聚鲤信局”,并将家宅作为侨批局的代理处。

后来,太平洋战争爆发,在菲律宾的谢氏兄弟及六百多名华侨死于日军屠杀,谢瑞生被刺伤后死里逃生。1945年,劫后余生的谢瑞生在马尼拉重新恢复鲤安信局经营。1946年,他与菲律宾南川信局合作在国内创办南鲤信局,还把这段经历篆刻于石碑上,嵌在家宅门楣后,“愿子孙永远保守”。

鲤安信局旧址内部已有多处倒塌,其正厅却保存相对完好。厅中几乎每面墙壁都绘制着“苏武牧羊”“观云思亲”等漆金壁画与《四箴》等警世箴言,劝告子孙后代要家庭和睦、积德行善。

“墙上的箴言,既是劝诫,也是自警。”谢应望说,或许是劫后余生的庆幸,让谢瑞生更加乐善好施。据社区老人回忆,他曾回乡捐资泉州培新小学、紫江小学,帮助家乡修路造亭,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立下的“家训”。

刘伯擎在十余年前就关注到

后坑社区的鲤安信局旧址。“这些年来,我一直在收集有关此信局的侨批、单据、报纸等资料。可以说,鲤安信局的发现,填补了闽南地区1938年到1958年侨批局研究的空白。”

刘伯擎发现,



刘伯擎在鲤安信局讲述他收集的相关资料信息

鲤安信局的侨批经营有别于之前的侨批经营模式,其在马尼拉、宿务、独鲁万、香港、上海、厦门、泉州等城市间建立起跨国网络,不再直接携带现款从海外进入,而是能够通过汇兑方式,更方便快捷,具有金融发展的时代标志特征。

“这样一座既铭刻着泉州旅菲华侨奋斗史,又记载着侨批记忆的宝藏,如果就此隐于世间,消亡而去,实在太可惜了。”刘伯擎感慨道。

如今,鲤安信局旧址除了多处坍塌,还面临着防盗、维护等问题。谢应望为了“守护”

老宅,在旧址四周安置了多个摄像头,并每日在附近看守。

“作为后人,我们当然希望鲤安信局能更好地保存下来。可个人的能力有限,期待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关注到这里,帮助我们把它保护起来,或是开发利用,让后人能在鲤安信局里看到昔日的华侨记忆。”谢应望说。

(吴冠标 来源:中新网)



鲤安信局旧址